

我運動・我健康徵文作品

瀛苑副刊

□小魚兒

兩、三年前體育室黃德壽教授主編中華排球刊物，並且急欲徵求有心擔任採訪員一職者，我便大膽地毛遂自薦，踏上了博覽國內排球運動風采之路。

第一次走出黃教授「年輕人就是要衝」的理論殿堂，我就面臨了世界女排大獎賽的大場面（硬是了得地將自己升格為老鳥，把「記者證」擦得閃亮亮，挺起腰桿，佯裝自己是行家），似是Daniel Defoe筆下的魯賓遜進入大人國，我「細漢」的軀體突然「高」了眼界，遊走在一大群一大群一百八十至兩百多公分高的選手組成的迷宮裡。

我在台北、台中、新竹、花蓮等各地奔跑，看盡了國內一流排球國手大展雄風，醉心於他們年輕、陽光、健美、認真的外型與形象。並且在一次又一次的賽事紀錄與訪問過程當中，我一次又一次地更加清楚排球規則、技術、裁判手勢，我發現我已經可以開始跟周遭的觀眾說明：為什麼這顆球要這樣打、這一球為什麼會被判犯規、某某隊落敗的主要因素是什麼、兩隊的優勢與不足處在哪裡……而這真讓我有成就感、參與感。因此，激發我主動伸出手去碰觸排球、開始跟排球戲耍。

某幾夜的假日晚上，我心血來潮地到排球場上跟一些學長姐、學弟妹、附近週遭的居民玩排球。想像中的「具體排球」仍然停留在國中時期的制式體育——硬梆梆，但是在投注感情於參與排球運動的比賽後，排球運動成了靈活的運動，它是圓的、有創造性的、隨意的、簡單的，比如我不會上手發球，我側邊發球也時常失誤，所以有時候興致一來，我就用單手拋球（只要能過網就好），結果發現效（笑）果大好。經過幾次摸索，側邊發球也慢慢上手。左手拋球，右手手腹撞擊球面就很不穩；如果左手只是拖拿著球，直接以右手手腹撞擊球面，似乎就更容易掌握方向。而且再加上腰力的力量，力道也就加倍，甚至有連續幾球是跋涉千里的「大界外球」，因此就被封了大力水手的外號（卜派）。

似乎是習慣使然，或者應該說是已經對排球運動感興趣了，唸書累了，就信步到球場。時而安靜地看著別人享受玩球的愉悅，時而加入大伙的行列，然後臨時來個不成熟

的殺球。那種感覺是很美妙的，當汗水透出肌膚、頭髮微溼、球友對我說「nice ball」，微風輕拂，所有的煩惱似乎都好像已經不是自己想得那樣巨大、難以解決。總是這樣簡單——風吹一吹，吹乾汗水，吹去烏雲，吹走灰塵，吹開纏結的眉。總是踏上愉悅、輕盈的舞步回家。